

L'uite Zola



家常事

〔法〕E·左拉 著
金 满 成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家 常 事

〔法〕E·左拉 著

金 满 成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陶国鉴 李琪材

封面设计：余所亚

家 常 事

Jlachangshi

〔法〕E·左拉 著

金满成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4 6/16·插页2·字数34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600

统一书号：10093·585

定价：1.70 元

序

左拉的《家常事》是《卢贡——马加路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中的第十部，恰巧是当中的一部。最初发表的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二月，那时左拉四十二岁，《小酒店》和《娜娜》的发表奠定了左拉的文坛泰斗地位，自然主义文学正处在登峰造极的时期。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在左拉的桂冠上增加什么光荣，相反，却给左拉增加了不少麻烦：首先，一个名叫杜韦迪（Duverdy）的人向法院起诉，控告左拉在小说里使用了他的名字，小说里有一个杜韦迪，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推事，在现实生活里也有一个杜韦迪，是上诉法院里的辩护律师。这个杜韦迪说，任何小说家使用我的名字我都没有意见，唯独左拉不能使用。诉讼结果左拉败诉，不得不在报上将杜韦迪的名字改为杜维利埃（Duverrier）。接着，三个姓若塞朗的人，一个姓瓦勃尔的人，一个姓穆勒的人，都接连起诉，指责书中有他们的姓名。这一次，报界舆论都同情左拉，起诉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这些人为什么对左拉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自己的姓名在左拉的小说里出现呢？一八八一年一月五日《高卢人报》预告要发表《家常事》的广告上说：“爱弥尔·左拉先生在《家常事》中研究了资产阶级，正如他在《小酒店》中研究了劳动人民一样”。这就是说，《家常事》以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的资产阶级为对象，反映了他们生活上的骄奢淫佚与卑鄙龌龊。左拉自己说：“谈到资产阶级，就是对法国社会提出最猛烈的控诉。（书中的）三个通奸罪，没有性的激情，完全是因为所受教育，生理失调，

愚蠢糊涂的结果。一间新的资产阶级商店同金滴街的商店(《小店》里的)相对照,在描绘了劳动人民以后,赤裸裸地揭露资产阶级,把它揭露得很丑恶,因为它自称为是有秩序和正直诚实的。”左拉在书中的确把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把书名题为《Pot-Bouille》,原意是“家常菜”,这是一个古老的词,在法语里早已不流行,意思是指每日的饭菜,日常生活的常规,每天家里吃的牛肉蔬菜汤;左拉的意思是回答资产阶级说:“你们说你们是荣誉、道德、家庭;这都不是真的,你们说谎,你们的家常菜是把家庭里一切腐烂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锅子里炖煮。”这就是说,这部小说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家庭中最腐化堕落的事物。译者把书名改成《家常事》,是颇具匠心的。

本书译者金满成同志,是老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因与陈毅同志是老同学,过从甚密,十年动乱时期,陈毅同志受“四人帮”迫害,他也被株连,一九七一年一月含冤死去。这本书是他的遗泽之一,为着悼念译者,也为着让青年读者知道老翻译家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介绍外国文学工作的,我们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金满成同志的一生。

金满成,生于四川峨嵋县。一九一八年(十八岁),投考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同陈总一起列名备取,后来因两人同时被录取而结识,成为好友。一九一九年同船赴法,在巴黎进入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同陈总一起进入日耳曼公学读书。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先进青年,对牵涉到国家民族权益的事,十分敏感,当时又是卖国政府当权,丧权辱国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学生宛如火药库,一触即发。驻法公使陈箴向法国谈判借款,出卖中国权益,被勤工俭学学生获悉,结队前往大闹公使馆,打了陈箴的秘书,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

一九二一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里昂利用法方掌握的庚子赔款，同法方合办了一所中法大学，却拒绝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入学。学生们于是开进学校，强占校舍，与校方对峙。校方办事人褚民谊电报公使陈策，陈策认为前后两次学生闹事都是布尔什维克煽动的，报请法国当局派宪警将百余学生全部逮捕，送进监狱。金满成和陈总都在其内。同年十一月，全部在押学生被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回国以后，幸而李石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创办了一间中法大学，收容了大部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包括金满成和陈总。金满成在法国时即研究法国文学，尤其喜爱左拉和法朗士，现在更苦心钻研法国名家著作。隆冬时分，天寒地冻，碧云寺四周空旷，朔风凛冽，金满成黎明即起，披了一件同学赠送的旧棉袍，在碧云寺侧一棵白皮松底下，踏在冰块上，朗读法朗士的文章，日日如此。陈总为他的苦读所感染，也相约每天同一时间起床，到寺侧各据一棵白皮松，遥遥对读。如此苦读不辍，致使金满成长期受寒内伤，中年至老年患筋骨疼痛达二十余年，抗战时期在重庆，日机当头轰炸也不能走进防空壕；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无法坐公共汽车上班，只能包人力车代步。

在碧云寺苦读时，陈总同金满成经常写文章及翻译一些法国短篇小说，投寄北京《晨报》副刊及其它刊物；到一九二五年，金满成才开始翻译长篇小说，第一本是法朗士的《友人之书》，被书店用二百元稿费买去。这样就开始了金满成的作家生涯。陈总不久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转战南北，成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金满成于一九二九年与陈铭德、张友鸾等共同创办《新民报》，他负责主编副刊《葫芦》，每天在上面写一篇杂文，极受南京的大学生及知识分子欢迎。约在这段时期，金满成在陈望道家认识了陈的复旦大学学生陈凤兮同志，结为夫妇，伉俪情笃，互相成为对

方文字生涯的有力助手。

抗战初期，金满成在重庆主编《新蜀报》的副刊《新副》，写了《江浙最高华人》等文章，骂蒋介石，讽刺军阀，文笔犀利，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后来金满成不能见容于国民党，不得不出走越南，流亡西贡。

金满成和陈总分别后，于一九二九年春天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陈总有事要赴江北，途经上海，特到金满成私寓来做秘密会面。他在金宅住宿一宵，畅叙别情后离去。此后，两人各自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对方的活动情况，可是并没有直接联系。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国共还未正式决裂，旧政协还在重庆开会，金满成才收到陈总从延安寄来的一封信，这就是他们分别十七年后的第二次接触。后来又过了三年，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陈毅威名远扬海外，金满成此时正因文字惹祸，被越南保大政府驱逐出境，因此决心投奔黎明前的祖国。

一九四九年初，金满成从香港和几位民主人士赶赴山东，同行的有柳亚子、费孝通等人。到了济南，大家分手，金独自留在济南等陈毅。第二天夜里，陈总就坐吉普车从前线回来看金。两个老同学阔别已二十年，正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两人畅叙旧情后，陈总对金过去的工作，做了肯定的评价，说金所办报纸和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具有进步意义，在青年中有威信，有影响；今后要走上一个崭新时代，必须研究马列主义，掌握一些先进理论，彻底改变过去的人生观，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畅谈了一夜，陈总才走。

建国以后，陈总经常派小汽车到金家来接老友去下围棋，但因公务太忙，时常不能终局。有一次，陈总派小汽车接金到北京西郊一座荒山上去下围棋，以为可以不再受到干扰了，谁知尚未终局，又被附近学院的学员发现，未能下完。这样简单的事实，

在十年动乱时期竟被红卫兵拿来大做文章，说是“阴谋”、“黑会”，硬要金满成揭发，迫金交代与陈毅的“黑关系”。金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处境已够困难，再加上因陈毅被害的株连，在动乱时期备受凌辱、虐待。金的态度是处之泰然，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失望，更难得的是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中，仍然继续译书。当时，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人，都以为他从今以后要永远辍笔，不能再介绍世界名著了，金却告诉我：他一劳动回来就译左拉，他准备译完左拉的三名城和四福音书。这种乐观精神，使我深为钦佩。我同金合译过两本书，知道他的翻译态度十分认真，有时原文一句，被他译成好几种句子，到处去同人商量，到底用哪一句较好，大有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神。金的古文基础较好，擅长写杂文，译笔优美流畅。这样认真的一个老翻译家，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还念念不忘介绍左拉的著作，终于身心饱受伤害，在癌症中仍被迫劳动，以致含恨死去，不能不说是文化界的又一损失。

打倒“四人帮”以后，金满成的各种问题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如今他的遗译得到了出版，可以说，他为人民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未已。忠诚的灵魂，安息吧！

郑永慧

1982年7月于北京

载着奥克达夫和他的三口箱子的马车，从里昂车站出来到达圣奥古斯丹新街的时候，遇见前面许多车子阻挡，只得停了下来。尽管是十一月一个阴沉沉冷得已经很厉害的下午，青年人仍然把车门的玻璃窗拉开。他很惊讶，在这有着狭窄街道并且挤满了人群的市区，天色竟黑得这么突然。鞭打着喘不过气来的马的车夫的咒骂声，人行道上无穷无尽的拥挤现象，充满了顾客和店员的栉次鳞比的商店，使奥克达夫的头都昏了。因为，他梦想中的巴黎是更其清洁的，绝没有想到它的交通会这样困难。他觉得巴黎的大门，只是为精强力壮的人开的。

车夫歪着身子问：

“你是到灼色巷么？”

“不是，是到灼色街……一座新房子，我以为……”

马车只转一下弯，一秒钟，那新房子就出现在眼前了。这是一座有着五层楼的大房子，它的石墙几乎还保持着原来的乳白色，但在它邻近的那些旧房屋门面上的石灰却已经发霉了。奥克达夫下了马车，站在人行道上，以一种不自觉的目光把这一座新房子估量着，研究着：从作为绸缎商店的楼下和夹层楼起，直望到五楼的那些前面有个小阳台的凹进的窗门。在二楼，塑着几个顶着阳台的女性头像，阳台的铁栏杆打磨得异常光滑。窗框子的形式极其复杂，上面刻的粗大花纹都涂了颜色。在楼下，大门上面的花饰还要多。在两尊爱神之间现出一幅匾额，上面写的就是门牌号数；晚上，有从里面伸出来的煤气灯头照亮它。

一位从大门入口处走出来的金发胖先生，看见奥克达夫，立刻停下来叫道：

“怎么！你来了！我估计你明天才会到呢！”

“当然啦，”青年人回答说，“我提早了一天离开布拉桑……难道房间没有预备好么？”

“啊，预备好了……十五天前，我就租下来了。我照你要求我的，立刻把它布置好了。等一等，我去替你安顿一下。”

尽管奥克达夫一再推辞，他仍然回身进去了。这时，车夫已放下了那三口箱子。有一个神气十足的、脸长长的、留有外交官式的胡子的男人，站在门房的小间里，郑重其事地在读《新闻报》，但也乐于照顾人家放在他门口的那些箱子，他走上前一步，问他的房客，四楼住的那位建筑师：

“冈巴尔东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么？”

“是的，谷尔先生。他就是奥克达夫·穆勒先生，五楼的那间房间，就是我替他租下的。他将来就在那上面睡觉，在我家里吃饭。穆勒先生是我的岳父家的一个朋友，我要委托你照顾照顾他。”

奥克达夫望着这所房子的入口处，那里有段大理石的墙幅，墙幅的弓形帽檐刻有玫瑰花饰。在里面的院子是嵌了石板和灌了水泥的，大有一种不容侵犯的清洁的样子。只是马房门前站立了一个车夫，在那里用一块皮擦一副马勒。太阳大约永远照射不到这里。

这时，谷尔先生还在考查那几口箱子。他用脚推了它一下，发现它很沉，于是马上变得客气起来，说要去找一个搬运夫来，从便梯把它们搬上楼去。

“谷尔太太，我出去一下。”他转身向着门房叫道。

这间屋子原是一个小厅，玻璃十分光亮，有红花的地毯，有紫檀木的家具。从一扇半开的门，人们可以望见那睡房的一角，

床上铺有石榴色的丝绒褥子。谷尔太太很胖，头上拴着黄色的丝带，这时正躺在一张安乐椅上，双手叉着，无所事事。

“好，我们上楼去吧！”建筑师说。

当他推开入口处的桃花心木门，发现这位青年人对谷尔先生戴的黑绒便帽和穿的天蓝色便鞋有所感触时，于是又说：

“你知道，他从前做过沃吉拉德公爵的侍卫呢。”

“哦！”奥克达夫简单地说。

“完全是这样，他讨了摩拉城的一个小官员的遗孀作妻子。他们在那里自己还有一所房子，但他们要等到有三千法郎的年收入才打算退休，到那里去住……啊！他夫妻俩真是漂亮的门房！”

这房子的入口处和楼梯，都布置得富丽堂皇。下面有一个女像，塑的是一个全身穿金的那不勒斯女人，头上顶着一个双耳壶，从壶口伸出三个煤气灯管口，每一个管口都装着毛玻璃灯罩。至于那镶有玫瑰色边的白假大理石壁，每一幅都很有规划地高到楼梯边沿为止。楼梯的铁栏杆是镀上了古银色的，栏杆上还装璜着一朵一朵的金叶，它的扶手则是桃花心木作的。每一个梯级上都铺着用铜条压着的红色地毯。不过，最使奥克达夫吃惊的，是他一进门就感到一种花房的温暖，仿佛有一个嘴巴直对他的脸哈着一股热气一样。

“啊！连楼梯也烧了暖气？”

“当然啦，”冈巴尔东回答，“现在，所有的房东都非常客气，愿意花费这笔钱……这房子是好极了，好极了……”

他转动着他的头，仿佛要用建筑师的眼光探测一下那些墙壁似的。

“我的亲爱的，你以后看得出来，这房子是好极了……住在里面的全都是上流人物。”

他慢慢地上着楼梯，把房客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说出来。在每

一层楼上，都有两个住宅，一个是当街的一面，一个是当院子的一面；可是它们的桃花心木的门，却是正对着。首先他说到的是奥古斯特·瓦勃尔先生：他是房东的长子，他在今年春天就接管了楼下的绸缎商店，同时也占据了整个的夹层楼。至于二楼临院子的那一所住宅，住的是房东的另一个儿子德奥菲尔·瓦勃尔先生和他的太太；二楼临街一面的住宅，就是房东本人占据了。房东老瓦勃尔先生，从前是凡尔赛的一个公证人。不过他现时却是同他的女婿，高等法官杜维利埃先生住在一起。

“这位法官是一个精强力壮、还不到四十五岁的男子，”冈巴尔东止住脚步说，“喂，真漂亮！”

他再上了两个梯级，突然转过身来又说：

“每层楼都有自来水和煤气。”

在每一层楼梯口的高窗下面，从那嵌在卅字花框中的玻璃透进来一股白光，照着楼梯的地方，设有一条铺了呢绒的狭长的板凳。建筑师指出那是准备年老的人坐的。后来，因为他经过三楼并没有列举房客的名字，所以奥克达夫指着那所高大住宅的门问道：

“那里呢？”

“啊，那里么？”他说，“住的人是我们看不见的，谁也不认识他们……全房子的人也乐于不理他们。总之，缺点也是到处都可以发现的……”

他叹了一口气表示轻视。

“我相信，那位先生是一个什么作家。”

但是到了四楼，他的满意的微笑出现了。四楼临院子的那一所住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住的是宇塞尔太太，一个不幸的小子女人；另一部分住的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先生，他租下这个房间，但一个星期只来住一次，说是有些事情……冈巴尔东一面这样

说着，一面打开了另一所住宅的门。

“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他又说。“你等一等，我去把你的钥匙拿来……我们先到你的房间去，随后再来看我的女人。”

单独呆在那里有两分钟的时间，奥克达夫觉得楼梯上那种严肃的沉默浸透了他。他斜倚在铁栏杆上，处处感觉到那入口处升上来的暖气。他抬起头，听听是否有声音从上面传下来。这时，有一种重门深锁的绅士人家的死亡的沉静，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息。在那光亮的、漂亮的桃花心木门的背后，仿佛有一种极其幽深的境界。

“你将来的邻居都是一些最好的人，”带着钥匙重新出现的冈巴尔东说，“临街那面，住的是若塞朗全家。父亲是圣约瑟夫水晶工厂的一个出纳员，有两个女儿等着出嫁。隔你很近的是一个公务员的小家庭，毕戎夫妇。他们并没有很多钱，但有良好的教育……一切也未必能叫人完全满意，你说么？即使在这样一座房子里。”

从四楼起，楼梯上就没有铺红地毯了，代替地毯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灰布。奥克达夫感到自尊心有一点受伤。他对于楼梯渐渐地充满了尊敬。照建筑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所好极了的房子，他十分感动，他居然能住在这里。当他跟在建筑师的后面，走进了通他的房间的过道以后，他从一扇半开着的门，看见一位年轻女子站在一张摇篮的前面。一听见声音她便抬起头来。她有金色的头发和发亮而深陷的眼睛。他只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十分明朗，因为这个青年妇人突然红着脸，带一种猛然被人窥见的含羞的姿态，把门关上了。

冈巴尔东转过身来再说了一遍：

“我的亲爱的，每一层楼都有自来水和煤气。”

随后，他把一扇通便梯的门指给奥克达夫看，说那上面就是

佣人们住的房间。他到了过道的尽头便停来说：

“瞧，我们这就到了你的房间了。”

这间房间是正方的，十分宽大，壁上裱的是带蓝花的灰纸，家具却很简单。靠角落头有一间盥洗间，小得仅仅只有一个洗手的地位。奥克达夫直走到窗子面前去，那里有一股绿光照射着，院子深藏在下面，看去虽然凄凉，倒还清洁，嵌着整齐的石板，自来水的铜龙头闪闪发光。那里始终没有一个生物，也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排排的窗子。没有一个鸟笼，没有一只花盆陈列在眼前，只是每扇窗子上挂着单调的白窗帘。为了避免那横断院子的左邻房屋的高墙，过于赤裸难看，人们在墙上加画了许多假窗，百叶窗永远关着，仿佛邻家的人一直在百叶窗后面继续过着幽闭生活似的。

“我在这里一定会十分舒服的。”高兴的奥克达夫叫道。

“可不是么？”冈巴尔东说，“我的上帝，我租这间房间好象是为我自己租的一样。再说，我是按你信上的指示办的……喂，这些木器你喜欢么？一个青年人所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往后，你就看得出来了。”

因为奥克达夫握着他的手感谢他，向他表示歉意，说自己给了他这许多麻烦，于是他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又说：

“只是，我的好朋友，在这里不要嘈杂，尤其是不能搞女人……我以名誉向你担保，如果你带一个女人进来，这可能造成一场革命。”

“请你放心！”青年人低声说，说时不免有点担心。

“我实在不放心，让我告诉你，因为这类事受连累的总是我……你看过你的房子了，所有的人全是绅士，个个人都讲道德！我们说句私话，他们甚至于讲得过于苛细。除非你不说出一句话，不发出一点声响……否则，一经人听见，好，谷尔先生就要去向

瓦勃尔先生报告了，那我们两人就好看了！我的亲爱的，为了叫我放心，我向你要求这一点：不要打搅这座房子！”

被这一篇仁义道德的话说服了的奥克达夫，只得向对方表示他决计不打搅这座房子。于是冈巴尔东用一种警惕的目光把四下望了一会，然后放低声音，仿佛怕有人听见的样子，眼睛中充满了异彩说：

“在外面，那就什么人也管不着了。是么？巴黎足够大，我们有的地方……我呢，实际上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倒不管这一套！”

有一个搬运夫把箱子拿上楼来了。一切布置好以后，建筑师还以长者的姿态帮忙奥克达夫打扮。随后，他站起来说：

“现在，下去看我的女人吧！”

到了四楼，一个瘦削的、娇媚的、淡黑头发的女佣人告诉她们，太太这时还没空。冈巴尔东一方面为了这位青年朋友略为自在一点，一方面也为了自己刚才说的一番话有些得意忘形，于是，他带奥克达夫参观他的住宅。首先，参观那间白色里嵌金的客厅，墙上有许多花饰，客厅的一面是一间被他改造为工作室的房间，另一面就是卧室，这是他们俩不能进去的地方；不过他也指给奥克达夫看，那卧室并不宽大，是用锦葵色纸裱糊的。随后他又把奥克达夫领进了餐厅，整幅墙壁嵌装的都是假木料，其花纹极其复杂，有格子型的，有条子形的。这种装璜很诱惑奥克达夫，他叫了起来：

“真是富丽！”

在天花板上的方格子花饰中，却露出两条大的裂缝，在另一角落，那漆画也有些脱落，墙底的石灰都可以看见了。

“是的，外表还不错，”建筑师慢吞吞地说，一面把眼睛望着天花板，“你知道，这种房屋的建筑是专为外表好看的。只是，你

不应当仔细去考察墙壁。还不到十二年，它就有些维持不住了……门面是石砌的，上面还刻了成套的图象；楼梯上了三道油漆；每一所住宅也贴了金，画了画。这是为了使得上流社会的人喜欢，引起他们的重视……啊，房子还结实，至少它会和我们的寿命一样长。”

他带奥克达夫重新穿过从毛玻璃透进来的光线照亮着的前厅，在左面，临院子那一方，还有一个附带的房间，他的女儿安吉儿就住在那里。这间房间完全是白色，在这十一月的下午，有一种坟墓般的凄清。过道的尽头是厨房，他坚持要带奥克达夫也进去看看，他说他应当熟悉一切。

“请进来吧，”他一面推着门，一面又说了一遍。

一阵猛烈的声音出现了。尽管天气冷，厨房的窗门还是大开着的。那个淡黑头发的女佣人和一个肥胖不堪的老厨娘，她们手肘靠在铁栏杆上，弯着身子望着那因四面房屋而形成一口井似的深院。每一层楼的面对面的厨房的光线，都是从这里透进去的。她们俩伸直了腰在喊叫，从这井的紧底一层，冲上来一些下流的语声、笑声和叫骂声。这一所房子的全部佣人都在那里，象下水道排水一样地说个痛快。奥克达夫想起那大楼梯的绅士派头的庄严景象来。

但是，那两个女人好象本能上有一种警觉似地转过身来，她们看见老爷带着一位先生进来，不免吃了一惊。有人轻轻吹了一个口哨，所有的窗门全关上了，一切又重新堕入死一般的沉寂。

“到底什么事，丽莎？”冈巴尔东问。

“先生，”女佣人激动地回答，“还是那个脏亚岱尔干的事，她把一只兔子的肠肝肚肺从窗子上扔下来了……先生，你得向若塞朗先生提一提。”

冈巴尔东变得很认真，希望不干预这件事。他回到他的工作

室来，一面向奥克达夫说：

“你全都看见了，每一层楼的住宅都和另一层楼一模一样。我的住宅的租金是两千五百法郎一年，还是四楼！房租是一天一天贵了……瓦勃尔先生这座房子大约可以收到两万两千法郎。将来还会增加，原因是从交易所广场到新奥柏拉大戏院，可能要开辟一条大马路……他这所房子的地皮几乎不值钱；还不到十二年以前，一个药剂师的女佣人弄出了一场大火灾，因此有这一块地皮。”

他们进门以后，奥克达夫看见一张绘图桌子上，充满了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桌子上一个极富丽的镜框中有一幅圣像，那是一个圣女像，在敞开的胸膛上，有一颗巨大的火红的心。他不能不作出一种表示惊讶的举动，他望着冈巴尔东，因为他知道，在布拉桑，冈巴尔东是出名的滑稽人物。

“啊，我还没有告诉你，”冈巴尔东又说，说时他的脸色稍稍有点红，“我已经被任命为主教区建筑师了，是的，在艾扶欧城。不过薪金是少得可怜，一年总共才两千法郎。好在简直没有什么工作，有时，旅行一趟；而且，我那里还有一个监工……你知道，我们在名片上可以印上一个政府建筑师的头衔，也就不错了。你想不到，因为有这个头衔，上等社会多少工程都找我呢。”

他一面说着，一面望着那有火红的心圣女像。

“总之，”他突然发作了一种吐露真情的欲望继续说，“我么，我才不理睬他们那一套呢！”

但是，奥克达夫笑起来了，建筑师不免怕起来。为什么要信任这个青年人呢？他不敢正视对方，表示出一种极端悔恨的态度想把话挽回回来。

“我理会和我无理会……我的上帝！是的，我要把这话说明。你将来看吧，你将来看吧，我的朋友。当你，当你过了一下这里的生活以后，你就会和大家一样干了。